



□朱宇 方诗琦 摄/文

七月流火，建阳的田野刚卸下一季烟叶的金黄，旋即又被翻耕的履带唤醒。

晨光尚浅，我背着相机蹲在崇雒乡的田埂上。远处，一台履带式耕田机正突兀地撕开沉寂，犁刀卷起黝黑湿润的泥土，泛起细碎的波光。这本是农耕图中寻常的一幕，直到镜头里闯入了一群白色的精灵。

它们亦步亦趋，紧紧紧随在轰鸣的钢铁身后。这是一场关于生存的共舞。耕田机如同一列行进的“餐车”，将深埋于淤泥下的虫蛹、田螺与小泥鳅悉数翻出。白鹭们步履从容，离履带不过两三步之遥，即便机器轰鸣震耳，它们也只是埋头精准地一啄，仿佛这震动的节奏，正是它们狩猎的鼓点。

镜头拉近，这群追随者颇有讲究。占据主动的，是身着繁殖羽的牛背鹭。通体雪白，却在脖颈与胸口晕染出一抹橘黄，配着橙黄的喙，在晨光下

显得格外精神。它们天性喜爱追随大型机械或牲畜，此刻不过是换了“座驾”，依旧奉行着“跟车进食”的生存哲学。它们扎堆、喧闹，偶尔为一截肥美的泥鳅争执，转瞬又重归于好，配合默契。

而在这一片喧嚣的白浪中，却夹杂着几抹异色。那是池鹭。正值繁殖期，它们顶着深栗红色的头颈，披着蓝灰色的蓑衣，腹部却雪白。在这群黄嘴黄脚的白鹭中，它们显得格格不入。或许是自觉难以融入，这几只池鹭索性退居一旁，在不远处的浅水中独自静立。它们生性孤僻，耐得住寂寞，擅长守株待兔。这一动一静，一群一独，倒像是这片水田里天然分好的工种，互不干扰，却又相映成趣。

最动人的构图，莫过于人与鸟的默契。每当耕田机行至田头掉头，履带眼看要覆盖鸟儿的路径，鹭群并不惊慌，只是慢悠悠地向外踱两步；而驾驶室的许志林师傅，也会下意识地轻带一把方向盘，为这些“跟屁虫”让出一条生路。

这场景，瞬间击中了我的记忆。儿时语文课本里郭沫若写的《白鹭》跃然眼前：“在清水田里，时有一只两只站着钓鱼，整个的田便成了一幅嵌在琉璃框里的画面。”

许志林停下机器歇息时，我凑上前去。这位张屯村的村民笑着告诉我：“年年都来，比闹钟还准。这几年越来越多了，干活累了抬头看看它们，心里

不烦。”

说话间，太阳升高了，水汽蒸腾。我按下最后一次快门，记录下钢铁巨兽与轻盈飞羽并行的画面。许志林跳回驾驶室，突突声再起，鹭群应声跟上。

机器轰鸣，是大地深沉的呼吸；白鹭翩跹，是田野灵动的注脚。在这片被精心呵护的土地上，每一次翻耕，都是一次生命的交汇。



□修竹 摄/文

醉鱼草不是草，它是从灌，闽北乡野间最是常见。特别是夏日的溪畔水岸，不经意间总会遇上一棵，瘦弱扶风的样子，颤悠悠开几枝粉紫的花串。

开花之前，醉鱼草隐于遍野的郁绿之中，人从它面前经过，不会停下脚步多看一眼。直到5月末，初夏的风开始吹皱雨后的溪面，热闹的春花集体退场，绿野间悠然荡出几枝紫花穗，像记忆深处抛出的钓线，一下将我钩进了童年。

是夏日午后，老宅门前渠沟边上聚着一群小孩。我们在炮制醉鱼的麻药。工序是这样的：采一筐醉鱼草，连茎叶花枝一起捣烂，放脸盆里兑好肥皂水，醉药就制成了。接下来用碎石将渠沟的浅流两头截断，把醉药倾泼下去，不多久水面上便翻上来几条小鱼。或是醉药药力不足，或是渠中小鱼本就少，每次收获不多，小屁孩们却乐此不疲。

后来读书，方知醉鱼草醉鱼，是古人传下来的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云：“渔人采花及叶以毒鱼，尽围困而死，呼为醉鱼儿草。”此法南方地区广用，各地还有叫它闭鱼花、毒鱼草、药鱼子之类，反正都是用来对付那些可怜的鱼儿。那么，它会用来醉人吗？小时候看《水浒传》，对那百试不爽的蒙汗药心生向往。后来我想，那秘药成分里会有一味醉鱼草吗？且住，此间似有想做坏事的嫌疑。

而今的我早已不再热衷探究草木的药性。我只看花。

5月春末，天气凉爽，我转入裴墩村沿溪的小路。看溪边散乱开着黄色的蒲儿根和白色的一年蓬，也有几丛醉鱼草，它们临水而立，在黄白掺杂的花影中呈现几缕新紫。



过不多日的午后，我沿樟元山中一条旧公路徒步。路边灌丛茂盛，其间可见醉鱼草。眼下它们花穗新鲜，穗上的细筒状小花，在初夏的阳光下闪烁绒光。我凑近给花枝拍照，隐约嗅到一缕淡香。醉鱼草的花香当然不是为了招引我，它们只邀请昆虫。

夏季行山的日子，我时常会在一丛醉鱼草花面前，与几只蜜蜂不期而遇。这些寻香而至的采花盗一头扎进花筒，只露出毛茸茸的大屁股。醉鱼草花不会提供免费的餐饮，蜜蜂吃饱喝足，也帮它们完成了授粉。

随着盛夏的来临，闽北山野日渐沉寂，只有醉鱼草的花枝在热风中抽长。

去年8月初，我前往黄碧村。村前路边有一棵蓬壮的醉鱼草，花枝逾尺长，聚紫粉花数十朵，一串串拖挂到地面。这是醉鱼草一年当中最好的时光，我看见穗花间已经结出嫩青籽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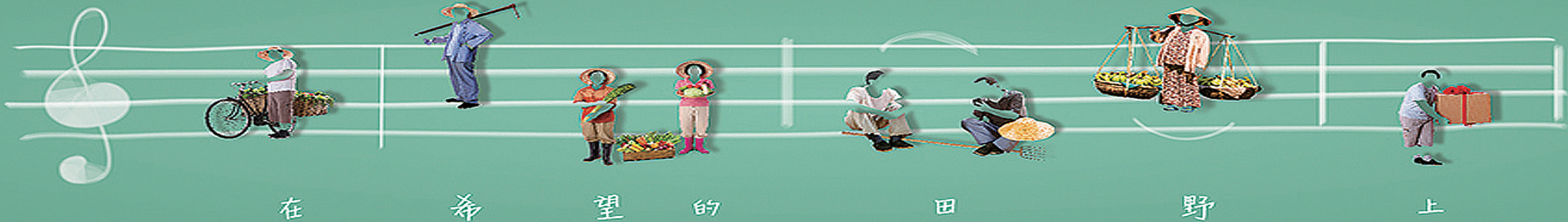
从夏天到秋天，醉鱼草如期出现在我行走的路上。它们喜欢水岸，不畏骄阳，炙热让我汗流浹背，那些粉紫的花枝却在风中悠然摇荡。到9月6日，节气已近白露，早晚天气变凉。我从盘亭乡间一条小路走过，看见野地里起了秋花，三裂叶薯、箭叶蓼、翅果菊、马兰、石蒜纷呈而出。醉鱼草不再孤单，它们拖着长长的粉紫花鞭，加入到野花表演的舞台。

9月末，闽北山区秋花季进入鼎盛。醉鱼草花枝更加舒长，枝上花朵却变得稀疏。它们已经坚持了一个夏天和大半个秋天，现在终于疲惫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秋意日甚，醉鱼草的花事进入尾声，虽然有时我还会碰见几株，却都穗花零落。今年最后一次遇到，在临江镇安桥头，一丛绿灌披挂在桥基石壁上，纤长的花枝牵垂如蔓，上面还开着几朵残花。

醉鱼草已老，昔日的醉鱼顽童也已一身风尘。

在那时，我看见秋阳明净，流水远逝。看见记忆里的花枝，在湛蓝的天空下荡荡悠悠……

用辛勤劳动 唱响我们的时代主旋律

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